

YJ48109

# 本溪文史资料

## 第三辑

抗日战争时期史料专辑



政协辽宁省本溪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6·6

## 前　　言

《本溪文史资料》第三辑现已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辑内容是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史料。

抗日战争时期，本溪地区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广大人民受尽了压迫和凌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中华民族这片风景绮丽、宝藏富饶的国土上，英勇的本溪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此伏彼起。其中有抗日义勇军，有工人、农民的抗日武装等力量。特别是抗联一军的将士们，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缅怀先辈的丰功伟绩，我会谨以崇敬的心情把这一以本溪地区抗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史料文辑奉献给广大读者，以借鉴历史、继承传统、教育后代、团结广大各界人士，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贡献力量。

此辑在征集、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各界人士积极为我会撰写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我们在编辑过程中，虽力求翔实、准确，以求更全面反映先辈业绩，但由于时间短促，再加上我们工作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编　者

# 目 录

- 忆老军长陈毅同志 ..... 潘 涛 ( 1 )
- 抗联一军痛歼汉奸邵本良 ..... 王传圣 ( 9 )
- 我记忆中的杨司令 ..... 文广魁 稿 马毅摘录整理 ( 34 )
- 机动灵活 八天五捷  
——杨靖宇将军西巡战事 ... 单明生搜集整理 ( 52 )
- 我的兄嫂刘仁和绿川英子 ..... 刘 维 ( 57 )
- 怀念刘仁和绿川英子 ..... 陈彦之 ( 73 )
- 和刘仁在一起的日子 ..... 吴一凡 ( 77 )
- 抗联一军将领宋铁岩散记 ..... 宋庆余 ( 81 )
- 智勇双全的抗联指挥员  
——记李敏焕烈士 ..... 宋自然 李景云 ( 91 )
- 记一位优秀的抗联医务工作者 ..... 刘忠诚 韩 愚 ( 100 )
- 投笔从戎 为国捐躯  
——记李向山的抗日活动 ... 许 清 白 冰 ( 105 )
- 三只野鸡 ..... 王传圣 ( 113 )
- 抗联一军的帐篷 ..... 王传圣 ( 117 )
- 我参加抗联地方工作的回忆 ..... 姜东魁 ( 122 )
- 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战斗历程 (一) ..... 郭景珊 ( 131 )
- 义勇军南侠部队的抗日活动  
..... 冯文邦口述 盖繁贤整理 ( 150 )



# 忆老军长陈毅同志

浦 涛

陈毅同志是我党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和诗人，是我们的老军长。他虽然已经逝世十余年了，但是，我们所热爱的“老总”的音容笑貌，至今宛然如生，仍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

我作为陈毅同志的老部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几次有幸亲聆陈老总的教诲。他的生动而深刻的话语，豁达大度的儒将风采，都给我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永远怀念敬爱的陈毅同志。

## 一、初睹风采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陈毅同志担任新四军的第一支队司令员，率部活跃在江南的抗日战场上。不久，党中央令我新四军渡过长江，进军苏北，开辟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准备由苏南一带率军渡江，向苏北挺进。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策动国民党的江苏省长韩德勤等，沿江布防，企图阻止新四军过江。一时，苏北战云密布，国民党反动派策划的反对新四军渡江的阴谋已充分败露，行动上也变本加厉。当时，党中央令我华北的八路军抽调三个旅，组成第五纵队，由黄克

诚司令员率领，南下苏北接应新四军一支队的渡江。我当时在八路军五纵队一旅一团宣传队工作。

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江苏保安司令李守伟趁我新四军一支队过江后立足未稳之际，发动了黄桥战役。陈毅同志指挥一支队的指战员，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采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以少胜多，打败了韩德勤的反共部队。在黄桥战役全歼李守伟部，李守伟落水而死。这样就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汪伪的反共逆流，胜利地保卫了黄桥，取得了在苏北抗日战场上的立足之地。

在黄桥战役展开之际，我八路军五纵队星夜从苏北淮海区急行军赶往黄桥。但，就在我们进军盐城途中，黄桥之战即以我军的胜利宣告结束。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左右，新四军一支队和八路军五纵队两支队伍，于苏北盐城秦南沧镇会师并召开了会师的庆祝大会。就是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陈毅同志。

当时，庆祝会师大会是在露天的广场上举行的。会场上设有土台，上面挂着幕布，贴有“八路军、新四军会师庆祝大会”的大幅标语。新四军一支队一部和八路军五纵队一旅的干部战士整齐地列在台下，静听首长们的讲话。我们八路军的干部战士都知道陈毅同志的英名，知道他是大知识分子，曾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又曾留学法国，早年参加革命。在土地革命时，任苏区江西军区司令员，是中华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文韬武略，才华出众。在干部、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们渴望见到陈司令员，一睹他的风采。

会议开始了。果然，身材魁梧的陈司令员，身穿皮夹克，给我们讲话了。他一口四川话。他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新四军、八路军两支革命队伍在这里胜利地会师了。是件大喜事，也象征着胜利，是应该好好庆祝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分开，一支长征北上抗日，一支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是一家人。目前奋斗目标就是打击日寇，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八路军就是老大哥，新四军是小兄弟。两支部队是兄弟关系，是一奶同胞，是手足情谊。我们都历尽千辛万苦，今天胜利地会师苏北来之不易啊！”他的话立即引起了两支部队战士的共鸣，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友谊之情弥漫了全场。他又说：“我们的老大哥为了支援我们渡过长江，开辟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到了这里配合我们作战，取得了黄桥战役的巨大胜利，为我们在苏北的坚持抗战打下了基础。”他接着指出，在国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处于民族危亡之际，我们每一个指战员，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都应该坚持抗战，努力杀敌，拯救国家。要反对投降，反对汉奸，一定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他讲话声音宏亮，谈吐机智而有风趣，语言丰富，鼓动性很强。每字每句，都铿锵有力，点燃了干部战士心中的火，大家感到全身热血沸腾，充满了杀敌的勇气和前进的力量。

接着我们旅旅长彭明治同志也讲了话。庆祝大会还由新四军一支队的战地服务团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服务团的指导员张茜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

平时，我们听到了不少关于陈毅同志的英雄事迹：如井岗山参加会师，红军主力长征后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在苏

南斗争中取得不断的战斗胜利等等。但是一直没见到过这位名震遐迩的司令员。今天瞻望风采，亲聆教诲，真是无限敬爱。

## 二、再聆教诲

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后，陈毅同志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任政治委员。党中央为了加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战斗力量，决定将我八路军五纵队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下辖七、八、九三个旅。三师兼苏北军区，它管辖盐阜、淮海两区，我所在的一团改编为七旅十九团，驻阜宁、东沟、益林一带。

一九四一年秋，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等反动军队驻在泗阳程道口，妨碍我山东、苏北的交通联系，也阻碍着我新四军三师、四师间的联系。他们勾结日伪，积极反共，欺压人民，破坏抗日，无恶不作。为坚持抗战，保卫根据地之间联系，必须拔掉这颗钉子。因而组织了程道口战役。陈毅同志亲自调集和指挥二、三、四师和山东八路军的一一五师五旅，并亲率七旅十九团从盐阜区赶到淮海区，准备泗阳程道口之战。

战前，我团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陈毅同志亲自做了震动人心的战斗动员。

他仍然以学者的风度，战略家的眼光，深刻地分析了这次战斗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呢？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占据了山东、苏北之间这个联结点，这对我们坚持抗战有妨碍。我们不打他们，他们要来打我们，砍我们的脑壳，国民党顽固派是不讲道理的哟！他们抢粮抢物，

奸淫妇女，收罗土匪，破坏抗战呀！什么‘大白龙’‘小白龙’‘地头蛇’等土匪都聚集在国民党顽固派那里搞鬼哟！我们必须拔掉这个据点，这对抗战有利。否则，我们无法坚持抗战喽！这场仗，必须打。我们集中了力量，打它个歼灭战。我们的兵力是具有优势的，一定能够打得赢，能够攻克。希望大家勇敢战斗哟！”

他的话虽然有浓厚的四川口音，但同志们听得懂，句句扣着每个人的心弦，都爱听。这次，陈毅同志讲了一个钟头。同志们听完后，个个磨拳擦掌，同仇敌忾，士气高昂，坚决要打好这一仗。结果，这次战斗果然取得了胜利。

在这次战役里，我还记得发生过这样两件事。

一次，就在进行程道口战斗前，我在十九团二连任副指导员。二连在程道口圩西面修筑工事。我带一个班挖交通壕向圩子接近。挖到接近敌人土圩阵地前沿时，陈毅同志带领警卫员亲临前线，勘察地形，到仅能通过一个人的交通沟里用望远镜观察敌人土围子的工事。当时敌人经常往我阵地上打冷枪，时有受伤者。我见陈毅同志前来，就和班长说“注意保护好陈军长安全，严防敌人打冷枪！”陈毅同志在察看敌人阵地中，为观察得准确细致，竟从交通壕里露出了头。在陈军长身旁的班长，为了首长的安全，就立即把趴在交通壕上的陈军长一把拽了下来。也就在这时，敌人在圩子里向外射击的枪声响了，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好危险啊！大家都为陈毅同志的安全捏一把汗。陈毅同志笑着说：“多谢同志们的关怀，否则，我可能去见马克思喽！”他在叮嘱我们提高警惕之后，才离开。他的语言和行动，使我们倍感亲切。

又一次，是在这次战役胜利后的第二天早晨，陈毅同志视察战场。途中，迎面碰上了我们一连的炊事班长罗谷贤同志。陈毅同志认出了老罗，就立即停下脚步，恭恭敬敬地向挑着空饭桶的老罗同志敬了个军礼，说：“老罗，你好吗？”老罗同志见陈军长向他敬礼，不慌不忙还礼，连说：“还好！还好！”陈毅同志亲切地同罗谷贤同志谈话后，才离去。这使得在周围的干部和战士十分感动。原来，罗谷贤同志是位老红军。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就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陈毅同志做过炊事员。长征后再也没见过面。罗谷贤参加了长征，为革命历尽千辛万苦，真是劳苦功高。他已经四十余岁了，仍在部队炊事班工作。没想到这次陈毅同志认出他来，并对他致以革命的敬礼，这不仅使他感到无比光荣，激励了革命的热情，也使其他同志深受教育。大家感到在革命队伍中真正是官兵平等，上下级间亲如兄弟。

### 三、动员北上

我第三次见到陈毅同志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这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新四军军部从淮南区进驻山东，三师北上东北。当我们路经临沂时，正值陈毅同志刚从革命圣地延安开完“七大”回来。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广场上，陈毅同志给七旅排以上的干部做北上动员报告。

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我军广大指战员精神振奋，见到陈毅同志更是感到亲切。陈毅同志神采奕奕地对我们介绍了党的“七大”召开盛况，讲述了党的“七大”召开的历史意义。他说：“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

降，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大好。但是，蒋介石国民党下了峨嵋山，要摘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这个桃子，他们电邀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共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关系。蒋介石请毛主席去谈判，他以为毛主席不能去。因为那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嘛！安全上没有保证。当时党中央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有的同志也不赞成毛主席去，说蒋介石国民党背信弃义，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还是不去为好。但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为了国家的和平，在抗日战争后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国，决定身入虎穴，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陈毅同志讲：“我们的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国民党谈判，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大家关心毛主席的安全，热爱伟大领袖，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哟。同志们：我们要保卫毛主席，就要部队多打胜仗啦！只要我们能多打胜仗，肃清日伪的反动残余势力，消灭敢于前来侵犯的一切敌人，那就是最好地保卫毛主席了。我们部队打胜仗，我们毛主席在谈判中腰杆就硬，说话硬气。”

他又动员大家说：“抗战胜利了，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战略部署要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我们的部队要北上。要上什么地方去？到革命需要的地方去。总之，要往北走，到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去，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战略部署，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作为革命的军人、党的干部要坚决执行喽！”

陈毅同志那幽默而含有深意的语言，如叙家常娓娓动听；坦率而又热情的革命家的风度，激起了会场中同志们的革命激情和阵阵热烈掌声。

我们正是遵照老军长陈毅同志的谆谆教导，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东北战场，建立了东北根据地，最后解放了全东北。接着，又经历平津战役，到取得了解放海南岛等一连串的胜利，直到建立新中国。谁知此后因为陈毅同志为国事奔忙，我也没能够再睹他的风采。多年过去了，但老军长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伟大形象，将永远活在革命战士的心中。



## 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 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

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陈 毅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

# 抗联一军痛歼汉奸邵本良

王 传 圣

杨靖宇军长率领抗联一军痛歼邵本良，消灭邵本良的汉奸队伍是辽南人民家喻户晓的事。

邵本良是当时东边道的日伪汉奸。出身于海龙县太平川一个地主家庭，为人诡计多端、驟悍凶狠。他当过二十多年的土匪，也做过东北军的团长。日伪时期，他随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投敌，摇身一变成了伪军团长，由于他积极效忠日寇，又当上了伪东边道“讨伐军”司令官，成了少将旅长。就是这个大汉奸，当时率领一旅伪军，扼守“南满”门户，处心积虑地追剿抗联和各地抗日武装，残害百姓，广大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杨靖宇军长和军首长研究后，决心消灭他。

杨靖宇军长率抗联一军，采用了适用于游击战争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五次痛击邵本良部，取得了辉煌战绩，轰动了辽南，也在国内国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痛歼邵本良的五次战斗，我有幸参加了四次，这四次是：第一次的黑石嘴子伏击战；第三次的热水河子奇袭战；第四次的梨树甸子伏击战；第五次的四道江伏击战。第二次的旱葱岭伏击战我没有亲自参加，那次情况是听别人介绍的。

## 黑石嘴子伏击战

一九三五年八月上旬，杨靖宇军长率领抗联一军教导一

团和教导二团驻在金川县（现辉南县）河里王六沟与得胜岗中间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一些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也有些农民，共十七八个人，会议开了五、六天。当时我参加抗联不到一年，对抗联情况比较生疏，也没有记住是个什么性质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抗联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同志，率领教导二团就出发了，在军部工作的赵振华同志也随宋主任走了，他们去了什么地方我不清楚。

在这次召开会议期间，抗联一军第二师师长曹国安来到军部，他来时没有带警卫员，因此军部就调我去给曹师长当警卫员，当时还调给曹师长另一名警卫员，可能是张泉山。后来，我又给杨靖宇军长当警卫员。

这次会议的几天后，杨靖宇军长率领教导一团向西移动，目的是要偷袭柳河县城。队伍由三源浦与柳河中间直插过去，队伍是白天隐蔽夜里行动，经过几夜的急行军，秘密地来到了柳河县城的正南方，距县城大约有五十里地的一个地方，部队到达后迅速封锁了消息，隐蔽地住了下来。

部队隐蔽后，经侦察队了解柳河县城内没有伪正规军，只有县警察大队。杨靖宇军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在一天夜晚悄悄把部队带到县城南边不远的地方。杨军长为了慎重，又派侦察队进城去抓了一个敌人出来，进一步把县城里的情况详细了解一下。

侦察队的几名侦察员隐蔽前进，不久，发现一个伪警察走来，他们见这个警察拐进厕所小便，侦察员进去就把他抓住了。这个警察万万没有想到进来的竟是抗联的侦察员，他直嚷嚷：“别闹，我小便呢！”侦察员没等他小便完，就用

毛巾堵上嘴，把他捆了起来，带回了部队。经过审问，他说，今天天刚黑时，从三源浦来了二、三百人，是邵本良的队伍。他们来时说，听说抗联过来不少人，这二、三百人是用来保护柳河县城的。杨靖宇军长听到这一情况后，意识到我们部队在开过来时暴露了。他马上决定：“部队立即撤走。”杨军长随即率领部队向正西转移。

两天后，伪军从柳河县城出发跟踪我们部队而来。我们占领山岗向敌人射击，伪军也抢占山岗，向我还击。当时，在那一带有些抗日义勇军，有个叫石海山带的队伍知道抗联和伪军交火了，他和我们联系上后，也参加了战斗。石海山的队伍有三百多人。伪军在我们的猛烈反击下，不得不撤了回去。接着石海山的队伍就和我们一起活动了。

八月下旬一天，侦察员向杨靖宇军长报告说，敌人距我部只有三十多里，估计明天可能赶到。杨靖宇军长听后，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就是要他来追。”杨军长说完后，要各连长和指导员以上的干部立即来开紧急会议，又说，请石海山也来参加会议。开会的人到齐后，杨靖宇军长说：

“明天敌人就能追上来，这是邵本良的第七团。我们去沟里黑石嘴子（也叫黑石头）一带埋伏，把敌人放进我军的埋伏阵地，打他个措手不及。敌人的战斗力再强，他也无法抵挡我军的突然袭击。敌人如果负隅顽抗，就坚决消灭之。”杨靖宇军长又说：“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要准备和敌人拼刺刀。”杨靖宇军长说到这里，环视了一下有力地说：“就这样决定，按部署的办。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走漏消息，谁走漏消息，对谁就按军法处理。”会后，各部进行了准备，军部立即派人去黑石嘴子察看地形，各部准备带足了够一天

吃的饭。

当时，群众的生活非常苦，根本没有粮食，我们只好动员群众煮青苞米。我听说要打仗了，非常高兴，躺下后怎么也睡不着。曹师长见我睡不着，就一再对我说：“小王，快睡吧，一会还要行动呢。”不知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刚睡着，曹师长就喊我：“快起来，快起来，部队要出发了。”我们起来后，把煮熟的青苞米装进口袋里，往身上一背，跟着部队急速地奔向黑石嘴子。

部队到了黑石嘴子后，按杨靖宇军长的部署，冲锋队一律埋伏在路北山根下，距离道路也只有几米远。山根下蒿草长得很高，战士们用手轻轻把蒿草分开，钻进去后又把蒿草按原样扶好，没有一点可疑现象。战士们埋伏好以后，杨军长和曹师长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直到全都埋伏好了才算完事。道路北是蒿草，道南是一片黄豆地，一马平川，正是消灭逃跑敌人的好地方。天快放亮时，我们才随杨军长、曹师长上了北山指挥部。

杨靖宇军长有一整套机动灵活的军事原则，如埋伏袭击，即利用敌人交通要道上的树木或其它地物潜伏起来，当敌人进入埋伏圈时进行突击，予以歼灭，这次伏击战就是运用这一原则。在具体打法上，计划是待敌人队伍尾巴全都进入我军伏击阵地后，由指挥部开枪，战士听到枪声后立即突击敌人。这次军部设在北山上，看不见敌人队伍的尾部，便决定由曹师长在头道卡子后边小山头上监视敌人，并由曹师长指挥开枪。我们两个警卫员跟随曹师长向预定的小山头上去，这个山头虽然不算高，但很陡，我们费了很大劲才爬到山顶上，可是在山顶上仍然看不清道路，就又下到山坡上。

我们怕一不小心滚下山去，每人就骑在一棵树根上坐下来，就是睡着了也滚不下去。在这地方有柞树林子掩护，从树缝中观察大道也非常清楚。我记得当时闷得很，一点风也没有，蚊子，小咬等直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只好挺着，当然更不能抽烟了。

天放亮不久，不知怎的又起了雾，等太阳出来后，雾才慢慢散开。十点钟左右，曹师长说：“快吃点东西吧，呆一会敌人要来了。”我们三人刚吃完煮苞米，就听到大道上有响动，不一会就清楚地听到说话声、咳嗽声、脚步声、刺刀和水壶互相撞击声。我从树缝里悄悄望出去，看见前头有三个尖兵，距大队有一百米左右。后面敌人队形密集，敌指挥官吆三呵四地喊：“快走！快走！”看来毫无戒备。

曹师长也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打了个手势，这是叫我们把枪准备好。我们都把眼睛瞪得很大，紧盯着敌人的后尾。曹师长见后边没敌人了，喊了一声：“打！”，我们三人一齐开枪，顷刻枪声大作，敌人被这突然一击，顿时队形大乱，喊声，叫骂声响成一片。我们的战士也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冲呀！”“杀呀！”转眼功夫，敌人溃不成军，死的死，爬的爬。我一见，心里直着急，可是又不能离开曹师长。这时，曹师长说：“你们看，往回跑了几匹马，还驮着什么东西，快追！”我们从山上追出去不远，就看见几个没带枪的伪军牵着马往回跑，一个马背上驮着迫击炮，另两匹马驮的是炮弹，我们把人、马和迫击炮等全缴获了。

我们回头走到大道上，看见地上躺着被打死的敌人，打伤没死的在叫喊，我就拣了一些子弹。在道边的水沟里一个